

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包括：总结了16世纪以前我国的药物学；以药物的天然来源及属性为纲，提出了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；系统记载了各种药物的名称、历史、形态、鉴别、采集、加工、功效、方剂等知识；纠正了以往药物书中的某些错误，以及一些反科学的言论；博物学内容丰富。不仅如此，《本草纲目》对中药归经理论的发展也做出了较大贡献，可谓“功不可没”，具体可概括如下几个方面：

1 运用归经理论解释药物的功效和主治

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讨论药性时，均标明有归经内容，如“麻黄乃肺经专药，故治肺病多用之”（卷十五·麻黄条）；“葫芦巴，右肾命门药也，元阳不足，冷气潜伏，不能归元者宜之”（卷十五·葫芦巴条）等，即是其例。药之有性，功效各异，以经归释之，详明药理，用于临床，可收纲举目张之效。

2 以临床疗效印证归经理论

李时珍把《内经》五味五色入五脏的理论揆之临床多有发挥，从而提高了归经理论的实用价值。如“天麻乃肝经气分之药，素问云：‘诸风掉眩皆属于肝。故天麻入厥阴之经而治诸风病’”（卷十二·天麻条）。

3 以本病、经病、窍病统摄药物的主治病证，阐发归经理论

李时珍在论述药物归经时，常把脏腑、经络、官窍等功能结合起来进行讨论，如“乌贼骨，厥阴血分药也，其味咸而走血也。故血枯血癥，经闭崩带，下痢痞疾，厥阴本病也；寒热疟疾，聋、瘰，少腹痛，阴痛，厥阴经病也；目翳流泪，厥阴窍病也。厥阴属肝，肝主血，故诸血病皆治之”（卷四

十四·乌贼鱼条）。

4 重视药物的炮制与配伍，不拘泥前贤的中药归经

李时珍认为药物经炮制或配伍可改变其归经。如“常山、蜀漆有劫痰截疟之功...得乌梅、鲛鲤甲则入肝；得小麦、竹叶则入心；得秫米、麻黄则入肺；得龙骨、附子则入肾；得草果、槟榔则入脾”（卷十七·常山、蜀漆条）。又知母“引经上行则用酒浸，焙干；下行则用盐水润焙...”（卷十二·知母条）。这些均为临床医家遣方用药之准绳。

5 注重引经药的使用

引经药是指某些药物可引导其他药物达到疾病所在部位，以奏疗效。遣药组方中除了尽量选用与病变脏腑相符的归经药物外，注意使用引经药常能收到更好的效果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列举了各经的引经药：手少阴心经为黄连、细辛；手太阳小肠经为藁本、黄柏；足少阴肾经为独活、桂枝、知母、细辛；足太阳膀胱经为羌活；手太阴肺经为桔梗、升麻、葱白、白芷；手阳明大肠经为白芷、升麻、石膏；足太阴脾经为升麻、苍术、葛根、白芍；足阳明胃经为白芷、升麻、石膏、葛根；手厥阴心包经为柴胡、牡丹皮；手少阳三焦经为连翘、柴胡、地骨皮、青皮、附子；足厥阴肝经为青皮、吴茱萸、川芎、柴胡；足少阳胆经为柴胡、青皮。

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把中药归经理论与临床实践心得相结合，使归经理论逐渐完善趋于成熟，促进了归经理论的应用和推广。至此，归经理论作为中药药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独立了出来，标志着传统中医形成了对中药选择性作用于脏腑经络的系统认识。

简论李时珍与医道文化

张梁森¹，何良富²

（1.湖北省蕲春县政协文史委，湖北蕲春 435300；2.湖北省蕲春县道教协会，湖北蕲春 435300）

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、蕲州名士顾景星在所著《白茅堂文集》中撰写《李时珍传》，他记述李时珍说：“余儿时闻先生轶事，孝友饶隐德。晚从余曾大父游，读书以日出入为期。夜即端坐，以神仙自命，岂偶然？”又说他“年七十六，预定死期。”不难看出，李时珍对于道家功夫的造诣是十分深刻的。纵观《本草纲目》，更加清楚地看到：李时珍是中国历史上把医、道文化结合得最好的方家之一。

1 道教理论在《本草纲目》中的应用

自古以来，就有“医道同源”、“十道九医”之说，即所谓“黄老之术，本于一体”。一部《黄帝内经》所云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”，“阴阳”、“五行”等，都来源于“道”。那么，“道”是什么呢？

这里，我们来看看道教鼻祖老子（李耳）在《道德经》中是怎么说的。他说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”意思是：我说的“道”是可以解释其中义理的“道”，并不是普通

道理的道，而是天地万物、宇宙自然那个大道。固老子又云：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，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”（《道德经》象元章第二十五）。准确地说：“道就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或本体。”我们常说的道教文化，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。尤其在中医中药的应用上，无论是古代、现代和当代，“阴阳”则是其核心之一。对人体的认识，对脉象的解释，对药方配伍的运用，如果离开“阴阳”这个辩证唯物观念的认识，中医理论就很难成立了。鉴此，历代中医家们都对道教理论十分重视，尤对“阴阳”研究殊深。最终他们也都医道一体，医道并存。如葛洪、苏颂、陶弘景、孙思邈等，都是医道文化结合运用的典范。而葛洪、孙思邈还被尊为“神仙”、“真人”。

那么，作为科学家的李时珍，却是采取批判和继承的态度对待道教文化的。凡有害的方面，如“服食金丹，长生不老”之类邪说，则坚决拼击，毫不留情。而正确的方

面,则予以继承,且不断创新发展。例如,他论述药方配伍时说:“药有君臣佐使,以相宜慎。”“盖相须相使者同用,帝道也。相畏相杀者同用,王道也。相恶相反者同用,霸道也”(见《本草纲目》第47页,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年5月版本)。这里所谈的“道”与道家的“道”,同归一辙。其中,“帝道”有宇宙“主宰”之意;“王道”则是道德的典范,“霸道”则是人性的反映。又如,李时珍在论述采药“六气”说中引用岐伯曰:“厥阴司天为风化”、“少阴司天为热化”、“太阴司天为湿化”、“少阳司天为火化”、“阴阳司天为燥化”、“太阳司天为寒化”(同前,第57页)。又在“气味阴阳篇”中取《阴阳应象论》:“积阳为天,积阴为地。阳静阴燥。阳生阴长,阳杀阴藏。阳化气,阴成形。阳为气,阴为味”(同前,第67—68页)。以上关于“道”的论述,时珍概括为“医有医道”、“药有药道”。而“阴阳”之论,又源于“道”中。可见,李时珍在编著《本草纲目》过程中,始终把医药文化和道教文化溶于一炉,二者相得亦彰。

2 道方道药在《本草纲目》中的应用

李时珍的钜著《本草纲目》被称为“古代东方的百科全书”,那么它到底有多少科?又全在哪里?从大的分类而言:有医学、药学、化学、物理学、物候学、植物学、动物学、矿物学、天文学、地理学、地质学、地貌学,还有文学、哲学、历史学等,甚至军事学也涉及其中(《本草纲目中》记载南北军旅中用方药治伤、治病等范例多处)。如果把这些学科再细分一下,真可谓“百科”了。说它全,主要是内容涉及面广,记载各科知识全。且首次发明“脑为元神之府”之说。

人们会问:“《本草纲目》为何能做到如此全呢?”以笔者三次通读、复读、精读《本草纲目》的体会,主要是其资料来源丰富。除李氏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知识外,重要的是他参考的书籍典籍众多,共800家。其中,“引用古今医家书目”360种,“引用古今经史百家书目”440种。这里,我们千万不可疏忽的是:在这800种典籍中,涉及道教文化、道医道方道药等方面的书籍就有140多种,占百分之十八。在“引用古今医家书目”中,就引用了《孙真人枕中方》、《刘涓子鬼遗方》、《服气精义方》、《彭祖服食经》、《神仙服食经》、《罗仙乾坤秘髓》、《张三丰仙传方》、《海上仙方》等道家医药书近60种,占百分之十四;在“引用古今经史百家书目”中,先后引用了《葛洪抱朴子》、《玄中记》、《神仙传》、《东华真人煮石法》、《夏禹神仙经》、《遁甲书》、《河图括地象》、《罗仙神隐书》等道家文献80多种,占百分之二十。可以说他对道家医药文献搜罗致尽,引用致广。

这些道家文献和道药道方的引用,不仅丰富了《本草纲目》,尤其是对后世医家有很大的借鉴启发作用。如李时珍在“菝葜”条[发明]中记载嘉靖四十三年二月,妖人武如香游至河北昌黎,见县民张柱妻貌美,于是“设饭时,呼其全家同坐,投红散(菝葜粉末)入饭中食之。少顷,举家皆迷。任其奸污。复将魔法吹入柱耳中,柱发狂惑,见举家皆是妖鬼,尽行杀死,凡一十六人,并无血迹。官

司执柱囚之。十余日柱吐痰二碗许,闻其故,乃知所杀者皆其父母兄嫂妻子姊侄等。柱与香俱论死”(同前,第1142页)。李时珍引用此案,告诫后世医家,凡毒性药饵千万不可轻用,以免误人性命。又如,李氏引用《张三丰仙传方》“伐木丸”,“用苍术二斤,米泔水浸二宿,同黄酒面曲炒赤色,皂矾一斤,醋拌晒干,入瓶火煨,为末,醋糊丸梧子大。每服三四十丸,好酒、米汤下,日二三服。时珍常以此方加平胃散,治一贱役中满腹胀,果有效验”(同前,第67页)。可见《张三丰仙传方》名不虚传。《本草纲目》附方11000多个,引用道药道方3000多个,占三分之一强。李时珍籍此而丰富了《本草纲目》。

3 外丹内丹在李时珍自身的应用

炼丹术源于古代方术,是道家修炼术之一,分外丹和内丹。外丹是把一些含有化学元素的丹砂(朱砂)、铝粉、雄黄、雌黄、矾石、硫黄等烧炼而成,称“仙丹”、“金丹”、“神丹”等名。谓服之可以“长生不老”,“飞升成仙”。而内丹是道家将人体拟作炉鼎,以体内的精、气为药物,用“神”去烧炼,集精、气、神合而为一,结成“圣胎”,就是内丹(金丹)。修成了内丹,同样可以“飞升成仙”。可见,练外丹和炼内丹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。所以,不但道家终生修练,凡夫俗子想成仙的人也跟着“修炼”。作为医药学家的李时珍,为了研究药物和著述《本草纲目》的需要,对炼内外丹的实践经验更足,从而证实炼外丹的危害和炼内丹的益处。

在炼外丹的实践中,李时珍炼过朱砂,且试验多种朱砂的性能。他在“丹砂”条[集解]下记载道:“别有一种色红质嫩者,名土坑砂,乃土石间者,不甚耐火。邕州亦有砂,百两作块,黑暗少墙壁,不堪入药,惟以烧取水银”(同前,第518页)。如果说,他没有炼过各种丹砂和炼砂时进比较,就不会有“不甚耐火”、“惟以烧取水银”这样准确的结论。同时,李时珍在炼外丹过程中,证实了服食“仙丹”不会长生,且有害性命。他直截了当地宣称“葛洪误世之罪,通乎天下”(同前,第2636页)。

内丹的修练,是中医必须研究的大课题,李时珍怎么也不会放过。内丹家依据《老子》和《周易》八卦学说,奠定内丹修炼的理论和方法。认为《老子》所言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是生生不息的造化之道,是“顺行”。修炼内丹则要逆而行之,力使万物合而为三(精、气、神),三化为二(坎、离。或曰铅、汞),二复归一(金丹。或云“圣胎”),从而达到复归本源,长久永生。医、道一致的是:皆称人脑为髓海,即上丹田;心为绛官,即中丹田;脐下三寸(男子精腔,妇人子宫)为下丹田。那么,下丹田为炉,中、上丹田为鼎,通过意念“神”来“燃烧”精和气,最终把精、气、神凝炼成“金丹”,即是“神仙”了。顾景星说李时珍晚岁“夜即端坐,以神仙自命”,按古人以半百(50岁)为老(晚岁),李时珍当炼了二三十年内丹,应该说内丹功夫炼成。否则,科学态度十分严肃的李时珍不会以“神仙”自命的。

综上所述,李时珍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论对待道教文化的取舍,为充实和发展中医中药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,不愧为一位医、道文化的集大成者。